

評選

直省閨藝大全

恩科

光緒癸卯

評選直省閣纂大全卷四

司馬遷述儒林不取游夏文學者循吏不言冉季政事至於

傳獨以子貢居先論

二十一 名 陳德樹

識見獨到

陽明補史

二使不列

游夏同李

正所重

諸賢

弄筆如環

周官為聖人之典而理財之法備大學為名賢之書而生財之
哉自子貢為貨殖孔子以不受命少之貨殖一事後世遂鄙
通天下之財而有國計者也太史公嘗見於此故其為貨殖
重於聖門之徒以見貨殖與財政相維繫究非經國治世之所
史通乃以述儒林不取游夏文學者循吏不言冉季政事至於
美之旨噫是何以尋常之見測史公哉夫史公之意非不知游
吏之祖也以為游夏冉季乃聖門高弟抱負非凡文學政事壯
伏董孫叔公儀輩等量齊觀非所以重諸賢也然則何以列子貢於貨殖傳哉曰非為子貢為貨殖也非
即貨殖以顯子貢乃假子貢以重貨殖也其重貨殖奈何曰貨殖者財之所由通也聖賢不諱言理財則
士人豈宜鄙視貨殖所惜者後世計臣假理財之美名為細利之秘術如商鞅之開阡陌秦孔之領鹽鐵
荆公之稅青苗利民利己為商賈之所不屑為其流弊靡所底止耳若能得子貢之道精貨殖之術進而
與周官大學相表裏則太府玉府諸職莫非貨殖之宗也生眾食寡之道依然貨殖之本也如是以言貨
殖則貨殖何辱於子貢子貢亦何嫌於貨殖哉雖然如史公之意斯孔子賜不受命之說為虛語乎曰非
也孔子之所謂不受命講學之精義也史公之以子貢居先經世之大畧也學術進其或雜治術進其末

下聖賢經世之文於財政亦安敢少缺
以為聖人所不取不知貨殖者所以
子貢居先蓋恐人之輕視貨殖特取
畧此蓋史公所重為權衡者也今讀
為傳獨以子貢居先謂其昧掩惡成
學足為儒林之冠冉季政事堪為循
吏之科第列諸儒林而史以與申韓

獨抒己見

一句入題
紫絕

沈痛頓挫
東而有之

通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在聖賢善為權衡而已何必以史公之意為無當於聖人之旨哉
假子貢以重貨殖見理財正自有法非計臣所能藉口也史公識見未可妄測

司馬遷述儒林不取游夏文學者循吏不言冉季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論

二十六名

王樹的

自來慕述之家大抵中有所蓄而去取遂不得其平蓄愛慕之心者其詞溫蓄憤激之念者其義乖至其所愛慕不勝其憤激則學業事功古人之勝今人者或淡漠置之經營籌算古人之未必勝今人者或本憤世之意而附會以存之不必其有迪知灼見之真則亦不必求其發凡起例之意惟明于其心之所蓄而其所稱述者之或詳或畧蓋有無足重輕者司馬遷之史記為憤之書也彼其抱絕世之才承專門之業未及成書而遭腐刑故于當時之務有以觸其憤者則詳之否則畧之觀于儒林循吏貨殖諸傳概可見矣傳儒林于循吏篇不過數語敘述寒賔聊取備格蓋無所觸其憤也若游夏者雖稱文學未有著作若冉季者雖優政事未盡敷施七十子既合為一傳則於此畧焉可也至于貨殖則發憤傳之矣蓋其始則耕牧而遭阮窮繼則周遊而嬰困餓終以家貧貨賄不足自贖而蒙戮辱而世之人遷怒而故鑄矣酒劑而鼎食矣胃脯而連騎矣膏粱販脂而坐擁奇贏矣痛身世之困頓嫉世風之波靡于是博搜遠采鋪張揚厲洋洋數千言以抒其憤恨抑鬱之氣謂刺繡文不如倚門市謂長貧賤好語仁義為可羞蓋是非顛倒義理乖舛而有所不顧若子貢者不啻命而貨殖見于聖人之品衡無論其若何致富固難免于為貨殖者之祖矣夫畧于後者不必詳于前而竟其妻者則必溯其源其于游夏冉季與子貢或去或取殆亦纂言記事之體例使然遷亦何所容心哉且夫遷之所述固皆愛慕之心不勝其憤激之

淵源作全
石學
無意不捷

最服分紙

海峽遺書

念也使其愛慕先賢也。宜惟游夏足冠儒林。冉季堪稱循吏。文章而得與聞。獨慚儒林乎。敏達而可從政。獨非循吏乎。而必抑而置之。計然陶朱之列。耶。妒謂聖門高弟。不廢居積而後。以為持善握算者。增重亦治天下者。以理財為先。則平準一書。半多譏刺。時君詆譏。桑孔推究。椎結算。緡均輸之流弊者。又何謂哉。固知其目擊輻輳。以抒發憤懣。因以波及于貢。非尊之以冠孔門諸子也。亦非表之以風天下後世也。雖然。熙熙攘攘。皆為利往。財利者天下之大命也。子貢貨殖。未嘗入閭閻。就錐刀。與屠沽為伍。而世之理財者。皆以子貢為法。則治生而資以講學。處無慚于純儒。禮樂必先以足民出。可以為良吏。事不外日用尋常。而學問經濟之大貫。徹無遺焉。遺亦且愛之慕之。而垂于闡揚之矣。夫然則即謂貨殖傳之以子貢居先。為標示萬世貨殖之準也。亦無不可。

操之也。如鷹在韉。縱之也。如蛇赴壑。當服其用筆之妙。

司馬述述儒林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不言冉季。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論

三十二名

高微釋

嘗論史遷儒林傳有二失焉。而不取游夏。文學非其罪。循吏傳有二失焉。而不言冉季。政事非其咎。貨殖傳有三失焉。而獨以聖門子貢廁其中。其失為尤甚。自史通有儒林不取游夏。與夫循吏不言冉季。貨殖獨先子貢之說。後世之人反多謂遷史作傳別有深意。存者竊謂不然。夫史記之為書。務博而不協於中。誇多而未免於雜者也。儒林一傳。趙綰王臧有名。無是叔孫之阿附。公孫之文詐。皆足為儒行病。而遺育稱之。其失一。漢初大儒。惟董仲舒一人。而塊然獨叙於傳後。其失二。循吏一傳。惟叙春秋時五人。夫孫叔子產等。誠循吏矣。及自古迄漢。豈僅數人。將於闕陋貽譏。何其失一。石季子離跡似殺身成仁。是則經生

昧義而亦濫入循吏其失二至於貨殖一書太公為王道經國之謀管子乃霸業富強之要而並以貨殖
 日之陶朱白圭猗頓各為其身家細謀乃亦與太公並列矧子貢聖門高弟得聞天道文章偶因夫子貨
 殖之譏遂妄攝入其中則貨殖一傳之失尤莫此為甚也若夫游夏之文學不與漢室儒林並列冉李之
 政事不與春秋循吏同稱此在遷史猶有斟酌之意焉夫亦何疵之有昔歐陽公論史記謂其博學好奇
 務多聞以為勝論次之下初無所擇誠哉是言也班孟堅則謂其述貨殖傳崇勢力而差貧賤近人方樸
 山又謂其貨殖所以叙子貢者祇以論語有貨殖二字若儒林循吏初與游夏冉李無與其不及也固宜
 然則論史記全書當以歐陽公為斷論貨殖一傳當以孟堅氏為斷論儒林無游夏循吏無冉李貨殖獨
 先子貢者當以方樸山之言為斷

歷政司馬氏儒林循吏貨殖三傳之失皆有斷制並非苛論可作史公評友

漢昭帝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論

第一趙正印

賦歛煩苛之擾民有甚於水旱盜賊者矣水旱盜賊道不過數年重不過一方猶可逃遁以避之若徧地
 皆吏胥日日受逼迫則避無可避矣故民之望去煩苛予以寬大有最切者然民苦之如此其急往往不
 與民休息者何也則以上不能以節儉惜物加下不能以興創開財源雖諠言時聞而度支仰屋不得不
 藉此繁重瑣屑者以紓國用焉而究之小人之損下益上適為賢君相收拾人心之助則又不可以不知
 漢昭帝六年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決壅蔽之路通上下之情恤閭閻之隱政之最切要者夫文學
 來自郡國久於民間凡所聞見較遣使按視者為光切霍光輔昭帝承武帝征伐民物彫敝之後獨愛民
 如是開言路如是其能復文景之業使天下想望太平者豈偶然哉夫民之苦賦稅久矣自武帝置鹽鐵

賦稅之苦
用如倍焉
去如魯公
書力遠城
背

撤清始元
之初政不
及此

筆端山嶽
氣凌滄洲

酒醑於日用飲食之所需一鍼一刀之所用賓客宴會喪祭之所以為禮藉官宴富強之說行利析秋毫之私征椎苛碎民困已極彼武帝豈樂為此者蓋不能以淡薄先海內如文景之重農桑以務本而外事四夷內興工役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其他宮室土木之費更不可殫述而司農之帑藏既竭水衡之私蓄已空適有小人迎合之於是鹽鐵酒酤之害為民所疾苦矣然則霍光輔政政由己出已逾六載何不於始元之初即詔罷之以蘇民困而必待詔問賢良始議之乎曰此不知當時之務者也始元之初主少國疑民窮財盡徒為收拾人心之計而不為後慮吾恐事變方多財用不繼則罷者不得不復收拾人心者且反以盡怨招尤故知其弊而不敢驟廢者霍光慎重之圖也迨六年而元氣既復國用稍裕文學之對且願罷鹽鐵酒酤知天下之大欲在是因議罷之順光庶之輿情而即以光賢良之盛典誠得其時矣故嘗謂國家有害民之政不可不引之使言猶天下之口則情隔而民配有除弊之法不可操之太急務恩利之溥則愛博而力絀二者皆足以禍天下唐宋以來鹽酒之征植沿弊始數千百年民蓋習而安之矣而欲去其弊以便民而利國則又在增場稅省轉運聽所之而化私為官禁積國嚴私造免居奇而以少為貴正不必除之罷之始為利民焉是在因時制宜者之善為變通矣

文筆峻深文氣靜穆精心果力獨得真詮

漢昭帝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論

四名 朱家楨

天下之物加其耗之也惟天子天下之民力其紓之也亦惟天子此其故雖由於君心之奢儉亦視乎天下之時與勢而已富民殷國富之際則人主之侈心易起言利之臣復從而助之未有不肆行無忌者然

宜高康遠
民情壅塞
可也

惟酷鹽鐵
諸政武帝
開之實所
昭帝一問
有以慘之

後賢良文
學說出版

度支愈繁則計其愈工計其愈工則元氣愈損不有儉德之主起而救其後禍恐天下有不堪終日者矣漢自武帝開邊窮天下之力以供之數十年來海內騷擾文景舊業蕩然無存兼以桑孔之徒專主言利而天下之生計窮矣昭帝以冲齡踐祚委任霍光承邊力大啟之後則知兵不可以窮當民生疲敝之餘則知財不可以聚計惟有延攬人才掃除弊政崇尚儉約以順輿情庶可以蒙業而安疾苦一問殆天之所以蘇民困而即光之所以成君德也且夫後世人主深宮高拱其不聞民間之疾苦也久矣大臣粉飾於上有司壅蔽於下故上之人或食前方丈而民之饔飧不繼者自若也上之人或錦衣狐裘而民之短褐不完者自若也甚或橫征暴斂竭民之脂膏以供上用而中飽侵漁之弊又復層見迭出扞格之勢愈深而君民之情愈疏讀史至此未嘗不感慨太息而歎民生之所以彫敝國勢之所以陵夷也况昭帝以中才之主霍光乃不學之臣使其動之以武功教之以聚斂踵武帝之故智而加厲焉竊恐鹽鐵病民算船病將不僅如卜式所言者彼所謂賢良文學之士又何自而與謀國計哉君子觀於此舉不能不服昭帝之有為而歎霍光之知本也自有此問而植酷官因之而罷鹽鐵之議紛紜雖卒不能屈然後賢良文學之所以異于庸眾者本自有扶持之具上足以佐君德下足以達民情終昭帝之世減租減賦史不絕書未始非疾苦之問有以啟之後有謀國之資者勿使民間疾苦壅於上聞則天下安有不治者乎昭帝時霍光輔政則此舉即光之引君當道也中間說重昭帝即歸功博陸侯識見精確末後并看重賢良文學可謂題無賸義

漢昭帝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論

六名 謝慶翰

士君子伏處草野深知民隱有懷欲吐苦于上下隔絕不得進言所欲言幸而得進言之一時又往往言

如淮陰背
水陣置之
死地而後
生罷而後設
安知政本再通述一
層

無限感慨

之而不見聽幸而在上者有愛民之心將盡其言是從又不幸而為言利之臣所抑阻事有行有不行于是民力仍未盡舒民困仍未盡解斯非獨其士之不幸亦其國與民之不幸也如漢昭帝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之事是已昔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業好大喜功征伐神仙土木之事起國用不足因而置鹽鐵酒酤均輸等官是財不足用不能恭儉之過非取財之法有未善也征伐出于不得已神仙土木何為者蓋自武帝至昭帝時四五十年間民之疾苦久矣夫武帝時非無正直敢言之士也舉孝廉求茂才異等之詔未絕于書也沒黯重仲舒之徒猶在朝廷也乃未聞有進一言為國家培元氣除殘苛者邪佞當路忠良結舌或畏勢不敢言或知言之無益遂不言或言之而亦不見聽也昭帝即位霍光秉政聽諫大夫杜延年之言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是民于割田宅鬻子孫飲泣償債流離飢寒之餘幸須臾未填溝壑得有此一日也詔下諸州一切征權非漢初所設者悉罷之是民之所望于上者也權酤病民鹽鐵詎不病民乃因賢良文學之言雖罷郡國酒酤及關內鐵至于其後罷而後設吾于是知小人罪不勝誅而當時大臣亦無知政本者也或曰鹽鐵取利山澤商賈乃有征權此亦抑本崇末之意于民何病乎不知此皆人生日用所必需商賈既虧于重稅勢必增高價值而民生轉窘且未設官之前山澤餘利散在四民一旦盡收之官則豪強之狡黠者轉能巧為欺飾坐擅其利交通胥吏勾結權要藉口于供應天家以魚肉小民但使國家除不急之務無改祖宗之舊則歲之所省即足以抵鹽鐵之所入顧區區于天下爭利何為哉嗟乎人君以藐藐之一身臨億兆之眾其勢不足以勝之所恃有德意固結小民自不思攝威使當時勢艱難財用匱乏不知節用不知生財不知懲貪而唯急急于培克窮黎師桑孔之術而殆有甚焉恐人心既失變患彌甚其奈何不三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言哉

洞悉利病

言利之臣
可恨

漢高祖漢
光武能除
苛政所以
興起

佐證

鹽鐵酒酤均輸起自漢武至昭帝而民困之益困幸詔問賢良文學得除苛政乃其後罷而後設則民困不蘇矣三復斯論感慨係之

漢昭帝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論

十二名 劉志清

為國家計利病人君與大臣之事也然人君可以臨民而不可以親民大臣可以理民而不可以盡民而周知惟恤民之君不忍其民之顛連無告而舉其可以親民可以盡民而周知者以輔其聞見所不及夫至於周知天下之民情盡革天下之積弊而天下固已治矣漢昭帝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可謂有恤民之心也自桑孔以理財病天下鹽鐵均輸酒酤等稅相繼並行武帝之世海內已蕭然煩苦矣昭帝以童穉之年即位而思善治以為將欲治民必先便民將欲便民必先舉民所疾苦而悉除之元年即遣使行郡縣問民疾苦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至是而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吏稱其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不虛也世之治也下情得以上通小民隱衷人君莫不洞悉故有以累世之弊而一朝頓除者漢高帝召秦父老賈誼約法三章光武考察官吏除苛政是也雖然開創之君大抵皆起自閭閻備知情偽凡政令之得失旦夕與朝右相聞故其勢常與民親如一身然苟有疾苦其手足不期而自救及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堂廉之勢隔斯上下之情疏雖有富國病民之為且晏然高拱而不覺此民生所以日蹙天下之不亂者幸耳昔唐太宗日引刺史十人問百姓疾苦元仁宗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自古仁慈之主未有不於民情加之意者也況昭帝承孝武之敝而不蠲除其裨政撫育其人民此亡秦之續耳然則詔問賢良文學蓋以其能親民周知民情也而下情得以上通自此始能親民而周知民情昭帝所以詔問賢良文學也英主作為自異庸主

第四形四

雙峰並峙

詔字有春

針針見血

振衣千仞
高挹摩空

卓見

漢昭帝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論

四十一名 李洪鈺

西漢循良之吏盛於孝宣。右文之風肇自孝武。然孝武稽古不得文學之實用。故屈江都而用公孫。人爭言利。救火揚沸。遂予民以愁苦之聲。孝宣課吏能。嚴最賢良之治績。故信賞罰而綜名實。臣皆守法。訟理政平。不使吏有矯飾之治。抑知承武帝之後而開孝宣之先者。昭帝固一代令主乎。於何徵之。於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徵之。夫賢良文學。策自孝文。擢並錯為高第。而選中大夫。茲不曰策而曰問。蓋詔有司所舉賢良文學。而問民間疾苦也。夫民間疾苦。豈賈人販夫所能知。遐邇武帝之朝。系孔諸輩。類非來自田間。定均輸。置鹽鐵。榷酤。算繒種。種祇政祇以供土木甲兵之費。文臣進對禪之議。而民間之疾苦不聞也。武臣上開邊之策。而民間之疾苦不聞也。所謂賢良文學。若司馬若枚舉。典冊文章。燦然可述。曾不聞以力行勉之。若申公多欲戒之。如汲黯者。奢靡窮黷。海內虛耗。大非文帝藏富於民之意。蓋上有言利之臣。而賢良文學不得以民間疾苦上告聖天子也。久矣。昭帝承凋敝之後。詔問民間疾苦。而賢良文學如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類能揭道德仁義之原。以破與民爭利之積習。今讀其言。蓋亦董江都之亞也。脫今建議之臣。與之講求時政。婉商罷行之宜。則征榷之弊。當不至流毒於無窮。而究之酒榷。雖罷。鹽鐵。猶議反覆。詰難卒梗於言利之臣。惜哉。漢書不為桑孔立傳。其聚斂之伎倆。即隱伏於酷吏之中。告緡之獄。見知故縱之法。非擊賣請之風。凡民間所疾苦者。皆言利之臣有以致之也。而賢良文學之舉。一見於儒林。再見於循吏。漢室中興。宣帝成之。即謂昭帝此詔。有以開之可也。從孝昭前後二帝統觀。而比儗之。益見此詔之有益於炎漢者。不淺論古所以貴有識也。

李德裕張居正相業孰優論

第一名 趙正印

評
直省
光緒
癸卯
恩科
五
論
山東

宰相無權
安用相為
唐明中葉
其弊甚
難由積重
難返資無
相才也李
德裕張居
正能收宰
相之權可
謂難能矣
二公軒輊
實在於此

宰相之無權有唐及明之中葉極矣唐之北司可擅易人主猶制公卿明之司禮監可批擬章奏叱辱閣
臣而內廷與外廷相水火外廷復分門戶相朋黨故以裴度之勳業不敢正克明大逆之罪以高拱之元
老竟僥首馮老矯旨之逐其積重之勢然也士生其間而欲鎮撫內外卓立功名非有曠代之才希世之
略不能收相權以垂勳於天下矣唐有李德裕明有張居正固皆以大力強智收宰相之大權而立不世
出之功者迹其所事者皆非大有為之君所處者同是閹宦專政之時一進丹宸六歲一進大寶歲欲格
君之心同一服三鎮平澤潞一任將帥授機宜立征伐之功同一稱君子之黨一稱救時之相聲施之爛
然則同一殺於貶所一冤及身後受小人之傾軋則同然則稽二公之遭遇考二公之勳業何後先同揆
若是乎雖然江陵之才不及文饒而智畧則無甚軒輊要皆才智甚高而德量不逮者也李德裕迴翔內
外二十餘年四海久深仰望德裕亦頗自負何弗去門戶之見化偏忌之私使異己者盡為我用乃不出
此必以去宗閹僧孺為事終為羣小排陷用其才而不能竟其施即依草附木者皆君子曾於國家何補
乎然人居臺閣出建節鉞所至成名其才豈在姚宋下哉張居正輔十齡天子卒能縛大猷殲羣醜以真
安中夏者垂十年江陵歿後享其餘威以固吾圉者且二十年是非其智略不及此然德裕忌僧孺往往
直上彈章力陳其非猶不失堂堂正正之氣居正排逐異己多出於陰險之術中傷之計並逐新鄭殺遼
王奪情起復三事皆非端人正士之所為則德裕有過之無不及矣蓋德不足以制才故才大而量小器
滿則溢有狂妄恣橫無所忌憚者然取其事功固與德裕皆以大力強智而立不朽之盛業者何也以二
公所處之時勢無以異也二公之時天子且制於閹寺卒能以宰相之權還之宰相則固有可論者唐之
北司雖與南牙抗禮其時天下之勢在於藩鎮明制政歸六曹司禮監僅為內相故德裕能挾藩鎮以去

二公為唐
明重臣論

駿馬下坡
勢不可當

反有軒輊

即孔子所
稱其臣此

監軍居正不能以閣臣制閣寺夫一統之朝宰相重朝廷乃事權維功業多敗若天子以事屬之宰相宰相以事下之六曹六曹以事復取上旨則權分而勢散非所以正朝廷序百官也故二公之相業實為唐明之重臣而近於攬權名位不終亦時勢使然者夫重臣豈易為哉

能收相權斯能成相業李張二公為唐明重臣而江陵所為較遜然要皆才智有優而德不足故其相業俱有可議名位不終殆亦以此

李德裕張居正相業孰優論

六名尚慶翰

人臣有才畧同聞望同其度量心術亦無不同祇得君有專不專在位有久不久即其建樹論其勲業不免讓後來居上於是同之中又有不同如李德裕張居正之相業是已夫李德裕好學有大節張居正識畧英敏果於任事畀之重任遺大投艱二人之才皆裕如也德裕之獻丹宸六歲居正之上肅雖殿威皆庶乎純臣之憂其君者也德裕居蜀作弄邊樓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蜀遂少安相武宗降郭顯斬劉鎮使三鎮不敢有異志與居正之以兵事付李成梁戚繼光諸人不掣其肘而邊邑無事皆功在社稷者也二人之相業其彰彰在人耳目如此如古之管樂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可後先濟美夫孰能分其優絀耶不知品概雖同遇合有異德裕為小人所排始居相位未久即能及相武宗不過四五年未盡其才至宣宗而遽加竊謫垂老投荒歸闕無日居正則尊為帝師當明神宗之初年太后任賢幼君拱手十年之間從容措置四海又安所謂尊主權課吏職德裕無有也信實罰一號令德裕亦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是非德裕之才不若居正所遭之殊也使當居正之時其所成就定不讓居正而居正如為唐相其聲施亦未必如是爛然人固有幸有不幸哉嗟予拘拘繩尺碌碌無能之臣既不足當國事有偶儻非常者出

輩正復不

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
義憤之所
以起也

宋富金威
之時不能
恢復燕雲
十六州坐
使大淪異
域此最大
策

宋之南渡
原非一朝
一夕之故

馬又多好剛使氣小節不謹既有震主之嫌復為奸惡所構往往不克終其位甚且得罪於身後是必如蘇味道之模稜盧懷慎之伴食中書可以無咎無譽其自為計則得矣國家安賴有此臣子哉

兩兩比較參以議論筆法自太史公管晏屈賈合傳中得來

沈括上使契丹圖論

三名 褚子臨

修域外之珍異述遠方之服俗以啟君開疆之道略窮兵之雄心非君子之所為也若以一大統之地無二上之尊忽有異族逼陵而侮辱之凡有人心孰無義憤而不思所以勝之哉勝之之道在乎審知敵中之情勢若沈括使契丹在道圖其山川風俗民情以上之可謂深心長慮者矣宋承周之後幅員於歷代為最狹契丹之入處內地已歷五季主中原者幾視等友邦謂土地人民為其固有矣披圖而視其疆域則燕雲一帶固唐虞以來相傳之帝都也其人民皆昔之沐浴禮教而今陸沈於左衽者也謂非整頓民物之主所當急收復而拯救耶人情多狃於所忽外人之窺伺中國也包藏禍心而力所不足則誤之以和宋與契丹和屢屢矣索地如故也宋先帝謂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今長城既塞之險已無可恃敵騎竊發長驅直達汴京不僅榻側而已則曉斯圖可以惕然懼而思所以備之矣中國與外人交涉一受其創即變色相告謂天驕之強果不可敵備圖其廣狹多寡之數知彼之所據曾不過中原之一隅果能慎選良將精練士卒合全力以謀之掃穴犁庭膚功不難奏也此殆括上圖之微意也夫夫中外本有限制若既與之逼處勢即兩不相下我有以制其要害彼乃肯受我範圍以和為可恃必墮其計中矣宋世皇華之選大都得人然僅能不辱國體消弭釁端耳沈括之上此圖直望其君以掃除廓清之烈也嗚呼澶淵之役有可乘之機尚不肯北向一步以伸天討況其後焉者乎宋所以卒至南渡也

一語扼要

宋君臣母
乃愚甚

王安石欲
取姑與之
說誤人國
家如此

春秋首備
賢者之意

使臣非徒重邦交也必熟知彼國之山川風俗民情作嘉謨之入告沈括此圖深思遠慮足使宋主覽圖懷懼奮然興起作者此論亦有談虎色變之慨

沈括上使契丹圖論

五石 孔昭謨

嗚呼君子觀於割地界遼一事而知宋室之不振也按神宗七年遼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八年三月復來議遣知制誥沈括報之夫遼人之妄指地界明欺宋之君臣于邊庭與國毫無省察故敢任意詐索乃彼此爭執事閱一年之久滿朝百爾竟未有詰撫寄而一考究之者平日既漫未留意臨時復漠不關心直待沈括奉命特往乃始閱故牘而得前議之詳神宗謂大臣不完本末幾誤國事亦不過空有是言未聞有所責問也括既往而抗論不撓遼相楊遵勗不能屈乃曰數里之地而輕絕好乎此其理屈詞窮已可概見使能終始相持不為所奪則地既不失而彼于此後亦不敢有輕中國之心奈何王安石創為欲取姑與之言而神宗遂聽之竟以東西七百里之地拱手以讓人貽後日無窮之禍可勝歎哉夫安石之老奸不足責獨怪沈括此時何反喋無一言也且文富司馬諸公皆富世之賢者何亦如此默默耶然而如括者固超出尋常萬萬已其未行也則知詳究其事體其既至也則侃侃辯論力爭而不屈其既返也則又圖其山川道里風土人情以獻使諸臣皆能如括者何至失地辱國如是哉噫從來夷狄之侵人土地也或以誦術結取或以威力恫喝總不外乎貪得無厭之為如宋之此役僅失地七百里耳若夫數倍于此者有志之士當如何太息痛恨也哉

割地界人國家貧弱之積然此弊在平日不能明地界考輿圖遂使夷狄任意詐索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賈生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沈括上圖豫燭幾先難能可貴

二而一局

三國以兵
力起以兵
力亡如出
一轍

擊觀既往
預決將來
必如符節
之可合

兵民合一
其法最善

攷據詳明

遼金元開國兵力論

十名 王儒林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古今之通義也。自來以兵力得國者，兵力愈強，國祚愈短，其果兵之不可恃哉？蓋必有無形之兵力，戰勝於折衝樽俎之間，而後以兵力輔其所不足，乃可以久安而長治。如但以兵力為爭勝，恐佳兵不祥，不戰自焚，則可恃而不可恃也。不然，遼金元三國無非以兵力勝者，遼制男子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人盡為兵，能寒暑戰有進無退，此可恃也。而卒滅于金，金之初起，天下莫強以少擊眾，橫行無敵，此可恃也。而卒滅于元，元兵飄忽如虎，如龍，真人筆輿，每得天助，此可恃也。而卒亦為明所滅，馬旋起旋滅，三國竟如一邱之貉，兵力顧可恃乎哉？且夫盛衰相倚也，強弱無常也。三國開闢之初，赫聲濯靈，一時無兩，乃遼以八十八年而亡，金以百二十年而亡，元以八十八年而亡。強者忽弱，盛者忽衰，兵力猶是也，而國已墟矣。此何故哉？此非恃力不恃德之明驗哉？嗚呼！以遼金元兵力之強盛，而卒不免自促其國，作如此後世，以兵力威天下者，鷹瞵虎視，電掣風馳，當其快意，非不極一世之雄，第恐眾怒難犯，一國不能敵，各國羣起而環攻之，雖強盛終無可恃，而卒蹈遼金元三國之覆轍焉。吁！危乎哉！

恃德昌恃力亡，兵力可恃而不可恃，總論三國興亡之理，磊磊鑿鑿，足令恃力者生畏，而恃德者自奮。

遼金元開國兵力論

二十七名 李樹聲

舉國之民皆兵，則其勢合；勢合則氣盛，氣盛而勢合，則兵力強而無敵。夫無敵之兵，國不必大，亦視其兵制之善與否耳。善則國小而兵亦強，不善則國大而兵亦弱。如遼金元當開國之始，地未改闢，而兵力之強幾無敵於天下，何也？其制兵之法善也。遼制民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隸兵籍，金則民之壯者皆兵，元則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盡使為兵，是無兵非民，亦無民非兵也。兵民一體而勢合，勢合者其鋒

古者為兵
於農令則
戰以判為
兩途達金
元三國尚
存道制近
來泰西亦
以是而稱
雄海上

筆勢騰騰

難當亦兵民一體而氣威氣威者其力難敵夫開國之始其氣勢方盛之時而復有善法以聯合之其勢愈強其氣愈壯彼遼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傳檄而集而十萬騎車立具矣其兵勢亦盛矣哉金太祖二年命三百戶為穆昆穆昆十則為明安觀其以兵二千五百即破耶律色塞其精強又何如也元初軍制有蒙古軍特默齊軍其兵力亦所向無敵總之兵貴練氣又貴得勢氣與勢兼得尚有不能克之敵哉且夫三代之時兵與農合三代之後兵與農分遼金元之兵農一氣猶得先王之遺意焉雖其兵制之殊亦有不能強同者然總其開國之始力觀之則皆以兵與國者也近世泰西諸國亦守兵農合一之法故其兵力之強甲於天下且其兵力之限年與遼金元開國之兵制前後有同揆焉夫以先王制兵之法我棄人取而兵勢屢屈於人識時務者其有遐思乎

兵力之弱壞在兵自兵民自民耳兵民合一則所謂寓兵於農者於是乎在言兵者請鑒金元為法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論

一名楊大芳

遊學之風聞乎鄒魯師友道隨忍而弗舍以保亮拜文武周公之教雖厥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其所以日栖栖為魯者仍為周也即為文武周公之教也何則魯為周公之後於周為親猶東周禮文武周公之教尚留幾希於一法然而吳楚羣夷日肆蠶食齊晉諸強鄰亦耽耽虎視於其側天下岌岌無魯斯無周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時非周之子民即時不遵文武周公之教而忍視神明遺魯淪斯以亡其何以堪此春秋諸賢所以奮袂而起皆欲得聖人以為依歸也其心邈然無與於功名富貴孳孳焉相從於寂寞之鄉屢遭困阨而不悔此其志有所屬殆將砥節勵行博知今古得遇於時耶則文武周公之政之章也不得遇於時則相與延文武周公之教不亡仲尼之徒謂之忠於周可也即謂之忠於魯亦無不可也

然使無仲尼以為之師則亦戰國以後謀臣策士之遊耳何足尚哉荀卿周之大儒太史公雅尊之與孟子合傳其徒李斯卒背其學以亂天下蘇子瞻歸咎於荀卿之學有以致之後儒猶曲為原諒吾竊以為不然荀子曰欲循前王之迹法後王可也而李斯治秦掃去三代先王之政教一切惟取其便利而趨乎時未必非此一言誤之也嗟乎仲尼魯人也其徒因師仲尼而忠魯荀卿周人也其徒反因師荀卿而并周傳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然哉自是而後遊亦多術矣漢儒以經學遊宋儒以道學遊然或植黨相攻或分派立異甚且朝得志而暮背師尚何能濟時艱於將危綿聖教以弗替乎故君子曰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此二帝三王之教孔門所以承周公而傳之今也

忠周即是忠魯探驪獨得文亦局度謹嚴筆意卓犖

韓信引兵下井陘口如陳餘用李左車策信將何以待之論

一名楊大芳

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要之形者不能行軍不因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漢韓信張耳擊趙李左車以絕輜重之策進代王代王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聞親知之大喜乃敢遂下當是時信猶未出井陘口也即使左車之策得行亦無所用之雖然此不足以見信之兵法也試更就鼓行出井陘口時言之止舍夜半傳發遣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又令裨將傳餐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而出夫間道草山信軍之遁路也持幟二千人信軍之援兵也即使左車之策見用以奇兵三萬從間道絕輜重則草山之卒必先望而知之遣譟間行以通於信左車未還而代王擒矣何則代王自稱義兵不用奇計詐謀宋襄之愚固自易與况兵不過二十萬今已去其奇兵三萬則兵力亦有所不逮又况左車出師智囊已往則破趙會食且資我以館穀也即以持幟之卒從間道絕左車歸路而左車亦見